

纤夫谣

脚咬石块手抓沙呀

哟喂——

为儿为女为冤家呀

哟喂——

纤藤那个勒进肉呀

哟喂——

眼泪汪汪往前爬呀

哟喂——

.....

—— 《纤夫曲》

(一)

邻村水蛇湾毛砣考上大学的消息，传到石板镇，传进我爹的耳里，我爹的脸顿时便乌了。他坐在堂屋门槛上，两肘

撑着膝盖，嘴里衔着一根长长的紫竹烟枪，“吧嗒吧嗒”地猛抽。紫色的烟霭从他那花白胡子里透迤出来，乍眼看去，就像一截正冒烟的老树桩。

这是我爹痛苦的方式，我奶死那年，他也这么痛苦过。他能把天大的痛苦全化在死般的沉寂和那竿尺多长的旱烟枪里。

“农伢崽考不起学校，只有脸朝黄土背朝天了。”这是我爹常给我叨念的一句话。

不知是哪个关节出了毛病，我竟落榜了？！十七岁的我眼眶潮湿了。负疚和绝望万蚕噬心般折磨着我。

我挪动着脚步，走出低檐的木屋，站在老樟树下，抬头望天，天空很高，阳光发出灿烂的声响，如一面钹在胡乱地敲打。

“五崽，是命，莫想不开！”半晌，从木屋里砸出一句干硬的话来。

是命？真是命么？

难道真像书上讲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么？

十二岁那年，爹曾请镇上神算九瞎子专门为我面过相。他说我天庭饱满，地角方圆，非凡夫俗子，日后即使成不了国家栋梁，也必定能坐上青纱轿。青纱轿蓝纱轿，我不懂，我爹斗大的字不识一个，说得贬点，是个纯粹地道的土蛮子，当然也不懂。倒是九爷上去过云贵，下走过江浙，天上知道一半，地下晓了个完。他说青纱轿是七品县官坐的，青门帘

青纱帘，黑顶篷红框框；五品坐的是彩轿，蓝门帘蓝窗纱，三面虎头纹，四角垂金珠。我爹一听，麻石老脸笑得灿烂。我爹还一鼓作气央求九爷为我取个官名。我爹不识字，给儿女取名皆以先后秩序为名。我在兄弟姐妹中，位五。加姓氏，镶字辈，组合成代表我的符号，田加五。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九爷略微思考一番，然后 咂巴着嘴说：“叫君礼吧。君者，天地君亲师之君也，神圣博大；礼者，仁义礼智信之礼，儒雅肃正。”

后来我的书名便叫田君礼。第二年，我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第一中学。这在上打至波州、下截至新店坪一截拉子 澧水河两岸十几个村子，着实新闻了一回。一向勤俭的爹，竟很慷慨，办了十几桌酒席。沿途各村，凡同爹相识的，纷纷前来庆贺。我发现我爹比拾了元宝还高兴。

可是我一中的高材生，竟落榜了。

是命？是劫数难逃么？

第五天黄昏，爹从外面回来，麻石脸上漾了几许喜气。他“呼”地脱掉身上的麻灰色衣服，往凳上一丢， 吆喝一声。

“五崽 舀碗酒来。”

爹接过酒，用手抓了条油煎蓝背青鱼，咕噜噜地喝起酒来。

“爹 么事喜上眉梢？”我站在爹身边疑惑地问。

爹停住喝酒，仔细端详了我一会，仿佛正在验收一笔货物的老板，然后一拍大腿，欣喜地说：“嗨！我五崽八字好。喝！”

“么 七字八字的 爹？”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爹咕噜咕噜又灌了几口酒，酒沫子挂在胡须上，灯光映着，闪出碎银般的光芒。爹脸色庄重又露出压抑不住的兴奋，他说：“人是活的，卵是驼的。地上路有千百条，莫在一棵树上吊死。读书为么？不就图个清闲，光宗耀祖么？你爹年轻那阵子，放了木排到洪江看到茶馆酒楼的有钱人，那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爹也想攒了劲去读书，可家里穷。爹现在不吃不穿送你读书，不就为你日后活得比爹强，比爹快活。考不起，爹不冤你，命里制就了。爹给你找了一条路，比考学校强哩……其实，爹也舍不得，可爹想，你日头才出山，笋子刚出土呢。”

“爹，什么路？”我不明白。

爹抹了一把嘴角的酒沫子，说：“去镇上店里拾掇拾掇，明日跟我到金伯那去。”

“爹，金伯家不是在择婿么？”我问。

“晓得就好！”爹又咕噜喝了一口酒，喷着酒气，庄重地说，“人家金伯可不比你爹，有头有脸，到了那，要知上高下节，遇事不能凭了年轻的血性鲁莽造次。”

“爹，我不想去……”

爹怔怔地看了我一眼，郑重地放下酒碗，口气很干硬：“这件事，你得答应爹！”

那晚，爹多喝了几碗酒，躺在床上，半夜了，还哼着当年当船工时的渔歌。

(二)

第二天，我沿着坎坎坷坷的麻石路，跟着我爹来到了白河村。远远地看见薄雾缱绻处，在一片瓦灰色吊楼之间，一座粉红色大砖楼巍然飘来，令人无限神往。

爹非常有兴致，他停了下来，指着那红砖楼，麻石老脸裂出一丝笑意，问我：

“五崽，今天爹考考你！”

我被这仙境般的处所迷惑了，听爹一说，恍然醒悟：“爹，你考么？”

“那红砖楼是谁的？”爹睁了眼望我。

这也算考题么？我笑了，淡淡地说：“爹，这也用得着答么？金伯的呗。”

爹吧嗒了一口烟，摇了摇头说：“错了，五崽，那红楼是你的。”

“我的？”我深感意外。

为了安慰爹，我才跟来了，爹这么有把握，难道……我心里掠过一丝不安。

“对哩，是你的哩，”爹醉酒般兴奋，“你晓得今天是个定盘么？”

“定盘，定么盘？”我莫名其妙。

“定金伯的上门女婿呀。”

“谁？”我追问。

“你九爷哩。”

“九爷？他一个瞎子去做么？”我糊涂了。

“五崽，不得贱看了你九爷。好多事你得学呀。俗话说，‘一两黄金四两命’，万贯家财还要命受哩。你家金伯牢靠，他要选人品好，有命消受的人哩。”

“哦，”我揪紧了的心释然了，我灵机一动，对爹说：“爹，我的命丑呢。今年我和同学到龙津桥码头马半仙那算过一次命。”

“马半仙怎说？”爹马上追问。

“他一看我手相就摇头。我问他不肯讲，我再三追问，他才说我命薄福浅。还说什么‘锅底相，万世穷，一屁股刮不出二两铜’，‘命里不带财，吃口饭，屎又来’……”

“放他娘的薯屁！”爹断吼一声。

“爹，马半仙是神算呢。”我故意激爹。

“神算个屁！哪个算命先生不是瞎了眼说瞎话，诓钱骗财！五崽，有你九爷定盘，还怕命不好？逢年过节今后莫忘了九爷。”爹边走边说。

“爹，我……”我的心沉重了，脚沉重了。

“我！我么？！”爹转过身来，收敛了笑脸，恢复了那黑黢黢的麻石脸，瞪了我一眼，“你诚心要气死你爹！”

“我还想复读！”我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读书有卵用，你爹不读书不也活了这一把年纪。你金伯水瓢大瓢的字不识一箩筐，他照样一跺脚，山河咚咚响。镇上马老师读了一肚子书，三十好几了，还他妈的赵匡胤的兵

器——光棍一条。爹估摸着的事没错。今日的事，没你爹同九爷以往的交情，你想当人家的上门女婿？给人家看门，还嫌你鼻子不灵气呢。”

爹扎扎实实数落了我一通。我没话可说，低下头，跟了爹走。

到了红楼门口，只听见人声沸沸，笑声、叮嘱声、阿谀奉承声连同楼房里飘出的音乐声飞出墙外。

愈近红楼，我的心就愈沉重，脚灌了铅般，我觉得自己正如同向路人伸出双手乞求施舍的乞丐。

爹转过身来，压低了嗓门：“五崽，还磨蹭么？看你哭丧个脸，像死了你爹！”说完，伸出枯树似的手，舔了舔口水，弯下腰去，准备抹去我皮鞋上的泥点。

“爹，你这是……”我忙抽开脚。

爹努力地伸展了自己的腰身，一边帮我理衣领，一边说：“你也是到过大口岸见过世面的人，不要像那些憨包。人要机灵点，莫像桡片，摇一下，动一下。九爷那头我打点好了。丫妹那，你自个儿要主动些。世上只有藤缠树，人家妹子脸皮薄，不要一句不对卯，就丢桨……哎，你走走看。”

“爹，你还有没有完？”我有些愠怒了。

爹怔了一瞬，脸色马上又绵软下来。

“好，进去，进去。”

我几乎是在神魂颠倒又虚虚实实的梦幻状态中经历了身材关、礼节关及由人介绍的品行关。

而真正定盘的一关却是在下午三点

(三)

一阵劈里啪啦的鞭炮声宣告了最后一关的开始。如早雾般的烟霭笼罩了整座红楼。

桌案上几炷高香在冒着白烟，香头的火星忽闪忽闪。桌案上摆着肥脸硕耳的猪头，尾巴翘得很高的金翅鲤鱼……桌脚是几团烧过的纸钱，如一只只死去的黑蝴蝶。

九爷端坐在厅堂正中的椅子上，最后一缕烟灰从他的脖子边旋转着上升。他双眼凹陷，深深的，像两口褐色的枯井。他紧抿嘴唇，两腮瘪陷得可以放进两只小茶杯。他纹丝不动。身后的香火在忽闪着，白色的烟霭在袅袅地升腾着。他又像坐禅的大师，显得是那么神圣和庄严。看似一副骷 的九爷，他的一举一动却牵系着台下众人的心。

人们安静而又焦急地等待着。此时红楼大院里如无人般静寂。只有淮水河的涛声一阵又一阵地冲击着人们的耳鼓。

终于，九爷紧抿的嘴唇翕动了，枯瘦而白皙的手指在飞快而无声地弹动着。

我爹坐在我身边，吧嗒吧嗒地抽旱烟，他像运筹帷幄的将军，显得是那么沉稳自如。

金伯躺在九爷身边的太师椅上，悠然自得地在剔牙。他那细眯的绿豆眼珠不时地扫视着堂前的人们。

半小时过去了，一小时过去了……

突然，九爷双手合十，然后，“噗”地朝双手掌喷出一口

白气，双掌面对正前方，渐渐地向前推出。

奇迹出现了。九爷的纹掌出现了一线红色字体。“轰”的
一下，人群冲上前来。

白河村村长走上前，斥退了人们，勾头翘脸一阵后，庄严地宣告：“佳婿的出生年月为农历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子时。”

村长一说完，我脑袋“嗡”的一下木了：那不是我出生的日子吗？

院子里吵成一锅粥了。

有叹息的：“天呢，只差一天啊，命呀！”

有骂天娘的：“九瞎子，×你娘，老子那一笼鸡算白喂狗了！”

我爹却欣喜地喊：“是我五崽！是我五崽！”

一张张扭曲的脸在我眼前晃动着。

金伯走来了！

丫妹走来了！

九爷摸来了！

爹！爹！爹！

一泡滚烫的泪水涌出了我的眼眶。

(四)

桌案上摆了贡品：猪头、鱼、鸡……喜烛在摇曳着鲜红，高香在喷吐着白雾。厅堂显得庄重、肃穆。

香案上摆着一张契约。

我病倒了，发高烧，四肢无力，头晕脑胀。我躺在床上，从敞开的门里，我看我爹，我那佝偻着腰身的爹。拿着契约，他儿子作上门女婿的契约，端详了许久。终于，爹伸出了他那古树般粗糙的手。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把左手大拇指在舌尖上舔了舔，接着又在衣袖上擦了擦，然后四指拳团，突兀的大拇指犹如泮水河里的乌龟伸出的头颅。爹的手颤抖着摁进印盒里去了，只见一丝丝鲜红的汁液，顺着纹沟，渐渐地往上浸濡。当爹把手指抽起时，拇指像被刀片划破一般，殷红殷红的。爹抬起头，同我的目光“轰”然一碰，那一刹那，我觉得我爹仿佛又苍老了十岁。在他那枯涩又混浊的老眼里，我终于发觉爹的叹息和屈辱。此时此刻，我的心再一次颤栗了，强烈地颤栗了。在这强烈的震颤中，我恐惧地感觉到坚决走出穷困山村的信念，正如严寒的坚冰被春天的铁锤砸得支离破碎。苍凉的泮水河，难道你要我也像父辈一样早早地被粗黑的绳索套在我十七岁的脖子上么？同祖辈一样娶妻生子，繁衍生息，悄无声息地消失么？不！不啊，我才十七岁，我也有一双手，我不要别人的施舍，我要用这双手创造奇迹！我不想结婚，更不想作上门女婿！

当爹那血红的手指即将摁下的一刹那，我大喊一声：“爹——”

顿时，屋子里静寂了。一张张惊讶的脸望着呆痴的我。我发现爹的手猛地一哆嗦，触电般地一掷，殷红的指头，沉重地摁在契约上。

“五崽，你——”爹猜到了我的心思，他预感到他精心筑设的堤坝就要坍塌，他心灰了，意冷了。他的眼里不再是乞求、悲叹和屈辱，而是令人不寒而栗的绝望。猛然，我那深藏在心灵深处的良心兀地钻了出来。你这不孝的儿子，爹省吃俭用送你上学，你却让他失望，你不觉惭愧吗？爹扭曲自己，为你铺设幸福的金桥，你却悖离他的意愿，不觉羞愧吗？

“爹”我压低了嗓门酸楚地说：“我想读书”。

顿时，厅堂那紧张的气氛马上又春意盎然了。

入夜，我打了针，吃了药，感觉好多了。爹和金伯在正厅堂喝酒。他们唱歌划拳，那略带伤感的船歌，把我带到久远的年代，我似乎看到汹涌澎湃的潯水河上，一群群纤夫拉着一艘艘负载沉重的牯牛船，在乱石穿空的绝壁下，艰难地行进着，行进着……

(五)

一张迟到的录取通知书，像一颗天石击潭，在潯水河两岸掀起了万丈波澜。

金伯的脸依然挂着笑，但我分明觉察到他笑脸背后潜藏着不安。丫妹不说不笑，“咚咚”地跑上四楼，到她的闺房里把双卡组合式录音机的音量放到最大，强大的声浪从半空中铺天盖地倾泻下来。

“爹，我考起了！”在房子里，我压抑不住自己“砰砰”急跳的心。

“好好，五崽。”爹的麻石脸却没露出笑容，他坐在凳子上，沉默着，“吧嗒吧嗒”地兀自抽烟。半晌，爹才抬起头，说，“五崽，我们这一房，算你出了头。你大伯瞒了婆婆爷爷去跟队伍，原想混个头脸，可一上战场就吃了枪子。你二伯拼命读了一点书，想找个事做，半路上被强人杀了。唉……总算出了你……啞啞

一时，我们都沉默了。

爹那张核桃老脸紧皱着，从他那间或痉挛扭曲的脸上，我觉察爹的心海正在波涛汹涌着，他正在痛苦地选择着什么。终于，爹缓慢地抬起头，目光闪现了一丝发自内心的不安。

“五崽，丫妹这头，你心思……”

我也正想这个，心里没了主张，按灈水河风俗，婚契就是结婚证。

“爹，我毕业后娶她就是。”我违心地说。

“你喜欢丫妹？”爹疑惑地问。

“爹，我……”我吞吐了。

爹虎了脸，取下烟枪，骂道：“莫他妈/鸩 叨鱼吃得进吐不出来，喜欢她？实心地？”

“爹，我，我不喜欢她。”我终于说。

爹脸上的颜色缓和了许多，他磕了磕烟竿，瞪了眼说：“死卵，做事不砍切！不喜欢她，做么日后要娶她？岩鹰驼个石子飞得起？”

“那 契约？”我不安地问。

“悔契？”爹斩钉截铁地说。

我惊呆了。悔契的惩罚我虽未亲眼见过，但听长辈们传言，是极残忍的。

“爹，你？”我上前抓住他。

爹恼怒地一摔手：“莫婆婆妈妈的，去收拾行头。”

(六)

悔契的消息立时传遍了泮水河两岸，有欢喜的，有叹息的。

下午三点，红楼院子里，集满了怀着不同心事的人。好奇的小屁股像猴子似地粘在树上，睁大眼睛，目睹惩罚悔契者的奇观。

金伯像被激怒了的雄狮，他在砧板上把菜刀敲得砰砰响，全然不念年轻走船时我爹救他一命的恩情，大骂我爹。

我爹蹲在金伯的脚下，低着头，脸色惨灰。

他身边的凳子上放着一块砧板和菜刀，菜刀下压着那张契约。

在无数双闪着奇怪光芒的眼睛的监视下，我爹缓缓地站了起来，低着头，浑身哆嗦地走近凳子。他双手抱拳，艰难地仰起头，对着瓦灰色苍天，默祈了一番，然后弯曲了腰身，缓缓地屈膝跪地，重重地连叩了三个响头。爹颤巍巍地站起来，踉跄着走近凳子。他恭顺地站在那里，并努力地伸了伸腰身，把双手在两襟上擦了擦，然后伸出枯藤似的手，拎起契约，整个院子此时无人一般寂静。只听见契约在窸窸窣窣地脆响，

只听见渭水河的涛声时紧时缓。爹的双手艰缓地抬起，逼近嘴角时，他张开了大嘴，咬住了契约的一角，那契约随着爹的嚼动，一寸一寸地消逝。终于，那张契约被爹咽下去了。即刻，爹又跪地，仰对苍天，声嘶力竭地大喊：

“苍天啊，我岩山是条不守信用的狗啊！”

然后，双手着地，在坪子里转起圈来。一圈又一圈。坚硬的水泥地板上留下了一道又一道的圆圈。

“起来，畜牲！”金伯怒喊一声。

“起来了，畜牲！”村长走近了我爹。

我爹停止了爬动，艰难地撑起双手，可双腿却不听使唤地又软了下去。

“爹——”我狂喊了一声，正欲奔上去。

“滚开！”爹大吼一声，震住了我，而此时，不知是什么力量支持他，爹竟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而且站得是那么刚直，像一堵遭了风蚀雨剥的石墙般，写着沧桑和坚硬。

爹迈动了步子，一步一步地走近桌案。他左手抓起案上菜刀，右手举在空中，四指弯曲，拇指突出。

我清楚爹要做什么了。我无法忍受如此残酷的惩罚。我冲出人群，跑上前，抓住爹的手大叫：“爹——”

“滚开！”爹飞起一脚，把我踢出丈外。我爬起，冲去，又被踢开……

泪水朦胧中，只见白晃晃的菜刀，缓缓地向着爹的右手拇指削去，削去……

岑寂中，只听见“嚓”的一声，一截溅血的指头飞出丈

外。汨汨的血从爹那高扬的拳头上溅射开来，爹的手臂如一根红藤缠住的枯树。地下一点一滴，一片一滩，像一朵朵盛开的山花。

爹“嗷嗷”地叫了三声，冲出了朱红大门，一线红绳追咬而去。

“爹——”我也哭喊着冲了出去……

(七)

残留着纤夫脚痕和指洞的麻石路上，走着老爹。他佝偻着腰，挑着铺卷，在前面走着，爹的脚腕已经像他的腰一样弓着，裤缝显得很宽很宽，那双曾经踩得船头山响的大脚，也变得迟疑而沉重，像是在黑夜里摸索。爹穿了一件麻灰色衣服，驻足望去，如果不是裹被的两团花格油布的摇动，简直难以发现他的存在。麻石路，坎坎坷坷，曲曲折折，爹摇摇晃晃地向前走着，仿若一只负载沉重的蚂蚁在蠕动。

“爹老了！”我的胸腔里油然升起几许悲哀。我急步走上前，对爹喊：“爹，我来！”

是涛声的轰鸣，还是爹耳背，爹没有停下来。我赶忙扯住爹那被风吹翻的衣角。爹缓慢地转过身子，麻石老脸卡在两团棉被之间，阳光照着他那麻石一般的脸，在他那浅浅深深的皱纹里，装载着六十年岁月的风雨和泥尘，犹如这奔腾不息的泮水河，潜藏了祖祖辈辈的汗水和叹息及悲壮的哭嚎。

“走吧，五崽，爹能哩。”

爹伛偻着腰，挑着铺卷，依然在前面走着。昔日的纤夫路已在时间的功课里荒芜。那浑圆冷森的篙头窝，也已失去了它原来的面目。有的填满了泥沙和腐水，有的四周布满了苔藓。这一切包括被阳光和河风揉搓成古铜色的纤夫，以及从他们口腔里吼出的漕水船歌，都将成为过去，成为一截色彩斑斓又凄凉悲壮的历史。

走到渡口，过渡的铁壳船还没有来，我从爹的双肩上接下铺卷。爹从衣袋里摸出旱烟。

“爹，我装吧。”

爹没有拒绝，坐在石凳上沉默着。乍眼望去，爹酷似一块礁石，显得是那么苍老。我猛然体验到时光和离别的痛苦。爹只有那么几步，或许就是明天，就要跨进一个虚幻又令人恐惧的世界，像一盏灯，油尽了，生命的火熄灭了。兀地，我觉得自己长大了，爹却衰老了，枯槁了，他在高大的儿子面前，似一块风化的岩石。

烟装好了，泪水蓄满了眼眶，我双膝跪地低下头，把烟恭敬地举过头顶，哽咽地说：

“爹，您老抽吧！”

爹接过烟，抽了几口。

“五崽，”半晌，爹说，“你看见那礁石了吗？”

“爹，我看见了。”

那礁石立于河中，凜凜然，冷森森。篙头窝密密麻麻，深深浅浅地遍布全身，像一个个蜂窝巢。

“你爷四十五岁那年，在这撞船了，你爷死时，爹才十二

岁，你爷给爹留下一座茅棚一个童养媳就走了……你比爹强，日后，官当得天大，千万莫负了你父老乡亲哩。五崽，你听清了？爹庄重而又严肃地说。

“爹，我听清了。”我点了点头。

我再一次注视那礁石，模糊中，那礁石犹如一位凝望过悠悠岁月、悟透了人生秘密的长者，此时，我觉得爹的一切所为都有了注脚。

机船犁开了平静的潯水河开过来了。

“爹，我走了！”我再次跪下。

“走吧！”爹挥了手，马上转过头去。

我发觉爹眼睛湿润了，爹可是个硬汉子呀！

机船掉过头，向前方开去。向爹望去，渐渐的，爹那麻石脸模糊了，只间或看到一闪一闪的烟火。终于，爹同河岸的礁石群融合了，我再也分不清哪是我爹，哪是礁石。

我的耳边又响起了那伤感又悲壮的《纤夫曲》来：

哟， 哟喂

脚咬石块手抓沙呀

哟喂——

为儿为女为冤家呀

哟喂——

纤藤那个勒进肉呀

哟喂——

眼泪汪汪往前爬呀